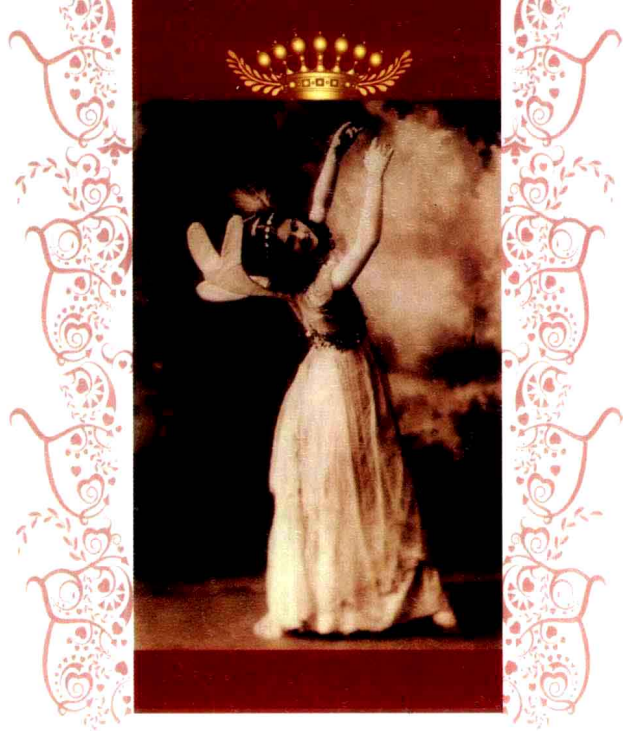




Deng Ken zizhuan
邓肯自传

（美）伊莎多拉◎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Deng Ken zizhuan

邓肯自传

(美) 伊莎多拉◎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肯自传/(美)伊莎多拉著;敏行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469-2109-9

I. ①邓… II. ①伊…②敏… III. ①邓肯, I. (1877~1927)—自传
IV. ①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8488 号

邓肯自传

著 者 (美)伊莎多拉

译 者 敏 行

责任编辑 栾 蕾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109-9

定 价 29.80 元

前 言

伊莎多拉·邓肯 (Isadora Duncan, 1877—1927),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最伟大的舞蹈家, 现代舞的创始人, 是把解释性的舞蹈提高到创造性艺术地位的先驱之一。

邓肯的舞蹈源于自然, 出自灵魂, 激情尽情倾泻, 用形体表现出来, 与整个自然融为完美统一的整体。她像个舞蹈的精灵, 在舞台上将自己的舞蹈形式、观念和风格注入了革命性的因素, 对传统的西方芭蕾是极大的挑战。

邓肯追求可以通过动作神圣表现人类精神的舞蹈, 而动作来源于自我感觉, 舞蹈则应该自始至终都表现生命。邓肯立志把自己的舞蹈建立在自然的节奏和动作之上, 去解释和表演音乐家的作品; 并认为一切艺术的使命在于表现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理想, 舞蹈家的天职就是表现艺术中最有道德、最健全、最完美的事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看过邓肯的舞蹈后说: “在我看来, 她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跳着舞穿过沐浴在晨曦中的花园, 随意采摘她想要的美丽花朵。”

这本书记录了邓肯真切而细腻的生命成长和艺术成长过程。从童年、初恋、初登舞台、遭遇大师、远渡欧罗巴,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爱情、子女的诞生和悲剧的发生……邓肯的一生就是对艺术追求的一生, 其中满含着浓烈的反抗因子和狂热坚忍、桀骜不驯的冒险精神, 书中记录了作者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贫困与奢华、成功与失败, 其中也不乏冲动、热情和野心。

邓肯的美也许是上天所赐, 但她的追求、她的才华、她的感情却是实实在在地令我们感动、令我们疯狂。她的舞蹈是诗歌、是音乐、是自然、是生命本身。正因为它是一种恬静的表现, 因而受制于内心情感的深层节奏。

邓肯的艺术成就可谓极度辉煌, 她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却大异于常人, 她的超凡脱俗和对世俗陈规的不屑一顾, 她为灵魂不惜牺牲肉体的执著等都是向传统的道德、观念挑战。从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邓肯作为一个女人的不幸



生活，她放纵自己的情欲，又被这种放纵所累，由于她异于常人的思维，使得她所倾心的男人一个个离她而去，她便陷入了迷茫的苦恼和痛苦之中。然而给她最大打击的是她的三个孩子，因意外又全部死去。所有这些残酷的生活现实，即使是像邓肯这样伟大的女子也不得不去面对。

读这本自传，可以使人感到仿佛在听一个知心朋友谈心。因为这本自传像她的舞蹈一样，大胆地把一个女人内心世界上最神秘的东西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必费神去猜测就能轻松地与邓肯进行心灵沟通。

邓肯所承载的文化矛盾与内心的情感纠葛，非同一般，人们很难理解她是如何将苦难转变为幸福的驱动力，使苦难变成创作的源泉。林语堂评价说：“在这本记载她一生的自传中，她豪不保留的自我剖析，坦率得令人发窘，生动得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亮丽生命的耀现。”同时这部书被誉为世界自传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第一章

一个人的品性是天生的，在其母亲子宫孕育时期就已经存在。在我出生之前，我母亲的精神状况处于极度的不安中，那是一种悲惨的境遇，除了冻牡蛎和冰镇香槟之外，她几乎无法进食。当人们问我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我说是在我母亲的子宫里就开始的，或者是由于牡蛎和香槟的缘故吧，那正是女神阿芙罗狄喜欢的食物。

母亲那个时候经历着可怕的痛苦，她总是说：“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肯定不寻常。”她断定这个孩子是个怪胎。而事实上，从我降临到这世上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停地手舞足蹈。母亲因此叫道：“你们瞧，我说得对吧，这孩子是个怪胎！”而后来，我竟成了家人和亲友们的消遣，因为只要把我放在桌子中间的摇篮中，听到任何音乐我都会闻声起舞。

我的记忆之初是一场大火。我记得我被人从顶层的窗口扔进一个警察的怀中，虽然那时只有两三岁，可我依然记得熊熊的火光和激烈的尖叫声，还有我小手勾着那位警察的脖子时舒适的安全感；我想他一定是个爱尔兰人。我还听到母亲惊慌的呼叫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要冲进房间，但被人们挡在了外面，她以为我那两个哥哥被落在了房子内。后来他们被找到了，我记得他们开始还是坐在酒吧的地板上在穿鞋袜，接着他们又坐进了婴儿车里，再后来他们又坐在一个酒吧的柜台上喝起了热巧克力。

我出生在海边，而且发现我生平所有重大的事件也都发生在海边。我第一次舞蹈的意识及身体的舞动都来自于大海波涛的韵律。我降生于女神阿芙罗狄星座的照耀之下，而她也出生于海上。当阿芙罗狄之星升起时，我往往是事随心愿，此时生命轻轻流动，创作灵感飞扬。而当这颗星星消失时，我的厄运也随之而来，灾难接踵而至。如今，占星术已经没有古希腊时那么重要了，但我们的生活却肯定仍受星座的影响，如果所有当父母的都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将会通过研究星相学而孕育出更多美丽的宝宝。

我相信一个出生于山林里和出生于海边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将是多么的不同。大海对我总有无穷的吸引力。而如果让我置身于山林中，我便会茫然不安，总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大地的囚徒。仰望山峰，我体会不到一般游者的惊叹仰慕，仅有一种想脱逃的渴求。我的生命和艺术源于大海。

我应该感谢上帝，小的时候，母亲很穷。她无法负担佣人，也给孩子请不起家庭教师。正因为这样的实际状况，我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并有机会把一个孩子的天性展示出来，而且从未失去这种天性。妈妈是个音乐家，以教授音乐为生，她在学生家中上课，几乎一整天都在外面，晚上很晚才回来。当我能从学校的牢笼中逃离时，我是完全自由的。我可以独自在海边徘徊，任由思绪自由地飞翔。我是多么同情那些富家的孩子，他们衣着光鲜，却时刻要由保姆和家庭女教师看护。他们有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近真实的生活呢？我的母亲太忙了，无暇去顾及任何可能发生在她的孩子身上的危险，因此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可以无拘无束地四处闯荡。有时，我们会陷入无知的冒险，而如果我的母亲知道这一切时，她一定会焦虑得发疯。可幸的是，她对此一无所知，我可真是幸运。我说我幸运，是因为它成全了我任意驰骋的童年生活，使我获得了创作舞蹈的灵感，舞蹈本身就是对自由的体现。我永远不属于那些被告知“不许做这，不许做那”的孩子，而这在我看来，却是孩子生活的灾难。

我在早龄五岁时就上了公立学校了。现在我想，母亲当时一定隐瞒了我的实际年龄，可那时必须找一个可以安置我的地方。我相信一个人成人以后能做什么，在童年时期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我在童年时就已经是一个舞蹈家和革命者了。我的母亲是一个受天主教洗礼并在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大的，她一直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她发现我的父亲并不是她心中期望的理想丈夫，便和他离了婚，独自带着四个孩子开始面对世界。从那时起，她就不再信仰天主教，成为一名无神论者，并成为追随保罗·英格索的信徒。之后她还常常给我们读英格索的作品。

此外，我的母亲认为所有的多愁善感都荒谬且一无是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她就对我们讲了圣诞老人的故事。于是在学校过圣诞节庆祝时，老师给大家发放糖果和蛋糕时说：“来，孩子们，看圣诞老人给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我站起来很严肃地对老师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从来就没有圣诞老人这种事。”老师非常生气，说：“糖果只发给相信有圣诞老人的小女孩。”我说：“那我就不要你的糖果。”老师听了之后气恼地命我走到教室前面坐在

地板上。我走到前面，转过身对全班同学发表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演讲。我大声说道：“我不相信谎言，我妈妈告诉我她太穷了无法当圣诞老人，只有富有的妈妈才可以装扮成圣诞老人发送礼物。”这时，老师抓住我，使劲把我往下按，试图强迫我坐到地板上。我绷直双腿，倔犟地不肯屈服，她只好用脚踢我的脚后跟。当她见到这样也不行时，便罚我站到墙角去。但我仍扭过头去大声说：“没有圣诞老人，没有圣诞老人。”直到最后，老师无计可施，只好把我送回家了事。在回家的路上，我也一直叫着：“根本没有圣诞老人。”然而对我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我一直不能平息，难道讲实话就不发糖果，就要受到惩罚吗？当我向母亲讲述这些经过时，我问她：“我说得对吗？根本没有什么圣诞老人，是吗？”母亲回答说：“没有圣诞老人，也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可以帮助你。”那天晚上，我坐在母亲脚下的垫子上，她给我们朗读了保罗·英格索的演讲稿。

在我看来，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接受的普通教育完全没有用途。我记得我在班级里时，或是被当做绝顶聪明的好学生，成绩名列前茅；或是被看做是无可救药的傻瓜，成绩排在最后。而这一切全倚仗我记忆力的好坏以及我是否乐意去背诵我们学到的东西。可实际上，我对那些功课一知半解，不论是名列前茅或是倒数第一，学校里的课程对我来说都是极为乏味的。我不停地盯着钟表，当它指向三点时我就自由了。我真正的教育是在晚间，这时我母亲会给我们演奏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扎特和肖邦的乐曲，或是给我们朗读莎士比亚、雪莱、济慈、彭斯的作品。母亲朗读的大部分诗篇是用心读出来的。六岁时，在一次学校的庆祝晚会上，我模仿母亲的样子背诵了威廉姆利特的《安东尼致克利奥佩特拉》：

“啊，埃及，我就要死了，就要去了！”

生命的红潮，在飞速地退落！”

有一次，老师让每个人写一篇自己的生活简历。我的故事内容是这样开始的：

在我五岁时，我们家住在二十三大街的一所小房子内，因为支付不起房租，我们就不能再住在那儿，于是就搬到了十七大街。没过多久，领取的救助金太低，房东也不让我们再住下去；我们又搬到了二十二大街，在那儿我们也无法安生，不得不移到了更差的街区十号大街。

我的生活经历就是这样的，没完没了地搬家，当我被叫起来站在班里读书时，老师一听就非常生气，她认为我是在故意演恶作剧，并把我带到了校

长那里，校长派人叫来了我的母亲。当我那可怜的妈妈读了我的文章后，忍不住泪流而下。她发誓说，这篇作文里写的都是事实，这就是我们流浪的生活方式。

我希望现在的学校教育已经有所改进，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了。在我的记忆中，公立学校的教育方式冷漠苛刻，丝毫不体谅孩子的感受。我还记得那时我空着肚子，或是双脚在冰冷潮湿的鞋子里，都要端正地坐在硬板凳上，真是难忍的悲惨经历。在我看来，老师就像是专门来折磨我们的恶魔，而对于这些磨难，孩子们却永远不会诉说。

我们家的生活虽然贫苦，但我并没有感到难过，这对过惯了穷日子的我们来说是想当然的。只有在学校里，我才感到在受罪。学校的教育体系对于一个像我这样骄傲敏感的孩子来说，就像在收容所里一样让人感到耻辱。我总是学校教育的反叛者。

记得在我六岁的某一天，母亲回到家后，发现我把邻里的六七个孩子聚集在家里，他们年龄小的还不会走路，我让他们坐在我对面的地板上，教他们怎样挥动胳膊。母亲问我是怎么回事儿时，我告诉她我在办舞蹈学校。母亲乐了，她坐在钢琴前开始给我们伴奏。这所学校就这样一直办了下去，并且很受欢迎。后来邻居家的小女孩都来学习舞蹈，她们的父母付给我费用让我来教授他们的女儿。后来事实证明，这一切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我到十岁时，学校已经办得很有规模。我告诉母亲说，我已经不用再去上学了，上学只是在浪费时间，我已经会挣钱了并且我认为挣钱比上学更重要。我把头发盘在头顶，声称我已经十六岁了。因为按年龄来说我的个头已经很高，说我十六岁并没有人怀疑。我姐姐伊利莎白是由我祖母来抚养的，后来她跟我们住在了一起，并和我一起在学校教授孩子们舞蹈。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甚至连旧金山许多富人也请我们去教舞蹈。

第二章

我父母离婚时，我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因此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当我问起我的姨妈，我是不是有过爸爸，她说：“你父亲是个魔鬼，他毁了你母亲的一生。”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把父亲想象成画册中的妖魔，长着犄角和尾巴。当学校里其他的孩子讲起他们的父亲时，我总是一言不发。

在我七岁时，我们住在三楼两间徒有四壁的房间里。有一天我听到门铃响，就跑到大厅去开门，我看到一个戴顶高礼帽的相貌英俊的绅士，他问：

“你能告诉我邓肯太太住在哪儿吗？”

“我是邓肯太太的小女儿。”我答道。

“这就是翘鼻子小公主吗？”这位奇怪的绅士说。

然后他突然把我抱在怀里，流着眼泪不停地亲我。

我感到很惊讶，便问他是谁。他泪流满面地说：“我是你的爸爸。”

听到他的回答，我高兴得不得了，急忙冲进屋里去告诉我的家人。

“外面来了一个人，他说是我爸爸！”

母亲一下子站了起来，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她走进了隔壁的房间并随手锁上了门。我的一个哥哥藏到了床下，另一个躲进了橱柜，而我的姐姐则歇斯底里地大喊起来。

“叫他滚开，叫他快滚。”他们叫道。

这让我感到很吃惊。但作为一个懂礼貌的小姑娘，我走到客厅对他说：

“我的家人，觉得不舒服，今天不能接见您。”听了我的话，这个陌生人拉起我的手，请我陪他出去走一走。

我们下楼来到街上，我快步跟在他身旁，感到困惑不解，眼前这位英俊的绅士就是我的父亲吗？可他并没有长犄角和尾巴，与我以前常想象的他一点也不一样。

他带我来到一家小冷饮店，帮我点了冰淇淋和蛋糕。当我怀着激动、高兴的心情回到家时，却发现全家人都神情沮丧。

我告诉他们：“他是个魅力十足的绅士，明天他还要来给我买冰激凌！”

但家里人都拒绝见他，没过多久，他就回到洛杉矶的家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有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过我的父亲，直到他突然再次出现。这次母亲很宽容地见了他。他带我们去看了一套漂亮的房子，房子里配有宽敞的舞蹈室，有一个网球场、仓库和磨房。这是他第四次致富时置下的。他以前发过三次财，但都相继破产了。他第四次也不例外，也以失败告终，房子和其他一切都没有了。但我们毕竟在里面住了好几年，我们在里面过着没有风浪的安定生活。

在父亲破产之前，我能常常见到他。我知道他是位诗人，并非常欣赏他的作品。他其中的一首诗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我一生事业的写照。

我之所以提到我父亲以及和他相关的一些事情，是因为他给我童年留下的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我把伤感的小说作为滋养我精神的食粮；另一方面，我眼前摆着一个不幸的婚姻实例。我的整个童年生活似乎都在这位神秘的、没有人愿意提及的父亲的阴影之中度过。而离婚这个可怕的字眼儿却在我敏感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由于我无法从任何人那里问出个所以然，所以我只好自己试着分析原因。我读过的小说中大多数婚姻都以幸福快乐的生活为结局，好像也没有更多的理由写下去。但有些小说，特别是著名的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书中写到一个女孩未婚而育，结果这个可怜的母亲遭到了世人可怕的侮辱与唾弃。这种情形下，总是妇女受到不平等对待，这都极为深刻地影响了我。当我把此类事情和我父母的婚姻悲剧联系在一起思考时，立即决定我要与不平等的婚姻作斗争，反对婚姻，支持妇女解放，为争取每一个妇女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要不要孩子，而不受社会的歧视与伤害奋斗终生。这些想法产生于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的头脑中，说起来很奇怪，但当时的生活环境确实使我变得很早熟。我研究过婚姻法，并义愤填膺地发现其中妇女奴隶般的地位。我开始用怀疑的目光去观察母亲的已婚女友们的脸，我觉得每个人脸上都有魔鬼的影子和奴隶般的印象。那时我便发誓，永远不把自己放低到如此卑贱的境地。我一生恪守这个誓言，即使和母亲意见不合或是遭受世人的误解，我都一如既往。苏联政府做得最好之处就在于废除了旧的婚姻制度，两个自愿结合的人只要在一份

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签名上写着：以上签名不需任何一方承担责任，并可依任何一方的意愿解除。这种婚姻是所有持自由思想的妇女所赞成的唯一的协议形式，也是我认可的唯一的婚姻形式。我相信我的想法与每位有着自由思想的女性大致相同，可二十年前我拒绝结婚和争取不婚而育权利的行为却招致了许多非议。事易时移，我们的观念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认为今天的知识女性大都会同意我的观点，那就是任何婚姻道德观念都不应该成为女性追求自由的樊篱。尽管如此，有知识的女性还是相继地结了婚，道理很简单，因为她们没有勇气站起来维护自己的信念。如果你看一看近十年的离婚统计数字，你就会相信我说的一点没错。听我讲过自由婚姻思想的许多女性都胆怯地反问：“可是由谁来抚养孩子呢？”在我看来，这些人之所以认为婚姻形式必不可少，是因为觉得这种形式能迫使男人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义务，这分明是你自己感觉你嫁给这个男人是可能会拒绝抚养孩子的，这种假定是否太过狭隘，因为你在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认定对方是一个不道德的人。我虽然反对结婚，但对男人的评价还不至于差到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无可救药的卑鄙之人。

因为有我的母亲在，我们的整个童年都充满了音乐和诗歌。每天一到晚间，她就会坐在钢琴旁，为我们演奏几个小时的音乐。我们没有被规定作息的时间，她也不以这样的方式来约束我们。而我却以为母亲每次都已经完全沉浸在音乐和诗歌中了，忘记了我们的存在也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的奥古斯塔姨妈对表演也极有天赋，她常到我们家来参加一些私人的演出。她长得真美，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亮泽的黑发。我还记得她穿着天鹅绒黑短裤扮演哈姆雷特时的样子。她有一副好嗓子，若不是她父母把所有和戏剧相关的东西都看成是邪恶的话，她一定会成为一位著名的歌唱家的。我现在才明白她的一生是怎样让在现在看来难以解释的美国清教徒思想给毁掉的。美国早期移民随身带来了这种精神观念，直到后来也没有被完全抛弃。他们以霸道的方式将自己的性格力量强加给这个荒蛮的国家，以令人吃惊的方式驯服了原始的印第安土著人和野兽。同时，他们也一直在驯服自己，这给艺术带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的姨妈奥古斯塔在童年时代就受这种清教徒精神的摧残。她出众的美貌、优雅的仪态和美妙的歌喉，全都被埋没了。那时人们都会说：“我宁愿看着女儿死去也不愿看到她站在舞台上！”这到底是为何呢？今天的男女明

星们最为排外的社交圈子都可以出入，过去人们的那种思想观念简直无法理喻。

我想也许是由于我们有着爱尔兰人的血统吧，我们家的孩子对这种清教徒的暴行都极为反感。

搬进父亲送给我们的大房子里后，第一件事就是我哥哥奥古斯丁建在粮仓里的剧院开张了。我记得他从客厅中的皮毛毯上割下一小块做胡子，扮成瑞普·凡·温克尔。当我坐在饼干桶上看他表演时，感动得泪流满面，他演得如此逼真。我们都是感情非常丰富的孩子，一点也不会压抑自己的情绪。

奥古斯丁的这个小戏院办得越来越好，在邻近已非常知名。受此启发，我们便组织了一个剧团到沿海地区巡回演出。我跳舞，奥古斯丁朗诵诗歌，然后我们演出一场喜剧，伊利莎白和雷蒙德也参加了演出。虽然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其余的人也不过十几岁，可我们在圣克拉拉、圣罗莎和圣巴巴拉等沿海区域演出得极为成功。

我童年时代最主要的记忆是反对当时社会的狭隘意识，反抗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和限制，以及对宽容的东方世界的日益向往。当时我总是对我的家人及亲友讲述我的思想，而每次都以慷慨激昂的演讲词结束：“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在这儿我们将一事无成。”

我可以说是我们家最有勇气的人。当家里没有什么可吃的时候，我总是第一个自告奋勇到肉铺店，用我的小聪明使肉铺老板赊几块羊肉给我。家里人也总是支我去面包店，我用精明的话语打动老板继续让我们赊购面包。在这些差事中，我能够体会到一种冒险的乐趣，尤其是在我计划得逞时，带着战利品，一路跳跃着往外跑，心情喜悦得就像一个抢劫成功的强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好教育，我能用花言巧语从店铺老板那儿骗到东西，使我练就了一种本领，在我对付后来狡诈的经纪人时应付自如。

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见到母亲在抱着一堆东西哭泣。她为一家商店织的东西却遭到了拒收。我拿过她手上的篮子，把她织的帽子戴在头上，手套戴在手上，挨家挨户地上门去推销。结果，我竟把这些编织品全都卖光了，而得到的收入比放在商店里出售还要多一倍。

一些家长认为，他们努力工作挣钱就是为了以后留给孩子。可我不知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就会磨灭孩子们的冒险精神。他们留给孩子们的钱越多，反而越无益于孩子。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就是让他们自己去面对世

界，全靠他们自己的双脚走好每一步。由于教舞蹈的缘故，我和姐姐伊丽莎白曾到过旧金山最富有的家庭。对那些富人家的孩子们，我一点也不羡慕他们，相反却非常可怜他们。我很震惊他们生活的局限与愚蠢。同他们相比，我似乎比他们富有一千倍，因为我所做的每件事都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

我们的舞蹈学校越来越受到欢迎。我们把这种舞蹈称之为新的舞蹈体系，其实也并没有形成什么体系。我完全地即兴发挥，凭我的想象力进行创作，想到什么优美的动作就教给她们。我最早表演的舞蹈之一是良费罗的诗作《我把箭射向天空》。我经常背诵这首诗，并教孩子们用舞蹈的动作来表现诗的含义。一到晚上，母亲给我们弹奏钢琴时，我就即兴地编创舞蹈动作。那时，有位老太太经常在晚上到我们家来看我们表演，她是我们家的朋友。她曾在维也纳住过，她说她见到我跳舞就想起著名的意大利芭蕾舞演员范妮·埃斯乐。她常对我们讲埃斯乐的辉煌成就，并说：“伊莎多拉会成为第二个范妮·埃斯乐的。”她的话激起了我的事业雄心。她建议我母亲把我送到旧金山知名的芭蕾舞老师那儿去学习，可我对他的课一点也不感兴趣。当老师要求我用脚尖站立时，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因为这样看起来很美”，我说这样既难看又不自然，我上过三次课之后就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这种呆板平庸的体操运动也能称为舞蹈，我相信这对我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理想中的舞蹈可不是这样的，但我也说不清我理想中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可我却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世界，只要我能找到钥匙，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畅游。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具有非凡的艺术潜质了，它之所以没有丧失，是因为母亲的勇敢和不屈的闯荡精神。我认为，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应该从小时候做起。真不知道有多少父母能认识到他们给予孩子的所谓“教育”恰恰使孩子变得平庸，剥夺了他们展现和创造美的机会。当然这样也未尝不可，要不然谁来当文明有序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成千上万的商店店员和银行职员呢？

母亲有四个孩子，如果遵照传统的教育制度，也许她早把我们变成居家过日子的普通人了。有时候她也很惋惜：“为什么四个孩子非要当艺术家，就没有一个安分的呢？”但实际上正是受她追求美好和不甘平庸的精神影响使我们成为艺术家的。母亲对物质生活毫不计较，她教育我们要看淡身外之物，对房子、家具和各种用品等都不要太放在心上。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我终生都没戴过一件珠宝。她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

中的累赘。

辍学后，我开始大量地读书。那时候我们住在奥克兰，那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虽然离家很远，但我总是蹦蹦跳跳地跑着去。图书管理员是一位可爱的漂亮女子，叫爱娜库尔伯斯，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女诗人。她鼓励我读书，每当我跟她借好书看时，她总是非常高兴，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火一样的热情。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曾和她热恋过一段时间。她显然是我父亲终生都爱着的人，也可能是这条无形的命运之线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那时，我读遍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还有其他人的许多小说，无论好坏，也无论能给人启迪还是误导，我都贪婪地阅读。我常常就着白天捡来的蜡烛头的亮光整夜整夜地读书。那时我还开始写小说，还编过一份报纸，从社论到当地新闻和短篇小说都由我一个人来写。另外我还坚持写日记，为此还发明了一种秘密文字，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无法告诉别人的天大秘密：我恋爱了。

除了儿童班以外，姐姐和我还收了一班年纪稍大的学生，姐姐教他们跳“交际舞”，也就是华尔兹、玛祖卡、波尔卡一类的东西。在这班里有两位年轻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药剂师。药剂师长得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弗农。当时我十一岁，可是因为我盘起了头发，又穿肥大的衣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像《丽塔》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狂热地爱上了一个人，而且我相信是这样。弗农当时觉察出来没有，我就知道了。在那个年龄，我实在不好意思向他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一块参加舞会时，他几乎每一场舞都同我跳。舞会结束后，我总是无法入睡，直到凌晨三四点钟还在写日记，记下我难以平抑的激动心情：“在他的怀抱里飘飘然。”他白天在大街上的一家药店里工作，为了能从药店门前走过，我常常要走上几英里的路。有时我鼓足勇气走进去说一句：“你好吗？”我也找到了他住的房子，晚上我常从家里跑出来去看他窗前的灯光。这种单相思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我感到非常痛苦。

两年以后，他宣布要和奥克兰上流社会的一位年轻小姐结婚，我把这一切痛苦和绝望都写进了日记中。我清楚地记得他结婚那天的情景，当他与一个戴着白色面纱长相一般的姑娘走进教堂，我的心中无比的难过。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我最后一次在旧金山跳舞时，一位白发苍苍的人来到我的化妆间，但他

看起来非常年轻英俊。我立马认出了他，是弗农。我想过了这么多年，我应该可以告诉他我年轻时的感情了吧，我想他一定会觉得可笑，谁知他听了以后变得非常害怕，忙谈起他太太，那个相貌平常的女子，似乎还活着。他从来没有背叛过她的感情。一些人的生活是多么的平凡单调啊！

这就是我的初恋，疯狂的爱情，我相信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停止过狂烈的爱恋。而此时此刻，我正从最近一次恋爱的打击中渐渐地恢复伤痛，它是如此猛烈残忍。或者说，我如今正处在最后一场打击的康复期。或许这是我的爱情最后一幕戏吧。我想我应该出版我的相册，问问我的读者会怎样想呢？

第三章

受我所读书籍的影响，我计划离开旧金山到国外去走走。我想我或许应该跟某个大剧团一起去。有一天，我便去拜访了一个巡回演出公司的经理，他们当时正在旧金山进行为期一周的巡回演出。我请求他看一看我的舞蹈。试演是在一个上午进行的，在一个巨大黑暗的空荡荡的舞台上，母亲为我伴奏。我身着特尼克式希腊风格的白色衣服，随着没有歌词的门德尔松的乐曲翩然起舞。曲子结束时，经理沉默了一会儿，便扭过头去对我的母亲说：

“这种舞蹈不适合在剧院表演，倒是更适合教堂，我建议你还是带着你的女儿回家去吧！”

我很失望，但并没有放弃，开始想别的办法离开。我召集全家人开会，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想让他们明白待在旧金山会一事无成的种种原因。母亲虽然有点迷惑，但准备跟我到任何地方，于是我们计划起程，买了两张到芝加哥的旅游火车票。姐姐和两个哥哥决定先留在旧金山，计划等我在芝加哥有所转机他们再前来。

我们在七月炎热的一天带着一个小行李箱，我祖母过时的首饰和二十五美元来到了芝加哥。我期望我能立刻签约，这样一切就会变得愉快而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带着我那片小巧的白色希腊束身裙，我拜访了一个又一个经理并为他们表演我的舞蹈。但他们的见解总是和第一个一样。“确实很可爱，”他们说，“但不适合剧院。”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的钱也花尽了，而我祖母的旧首饰也没有换来多少钱。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因付不起房租被扣下了所有的行李，而一天当我们在街上发现身上竟没有一分钱。

在我衣服的领部还有一些真正的蕾丝领，于是那一整天在炙热的阳光下成几个小时地行走，竭力地兜售蕾丝领，结果在傍晚的时候，我成功了。（我想我把它卖了十美元）那是一件非常美丽的爱尔兰蕾丝而它给我换来了